

論

衡

七







令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  
 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  
 之祿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  
 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  
 邊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  
 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  
 言其色赤太陽祿氣自如其色也鬼為烈毒犯人輒  
 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則鬼所賁物陽火之類杜伯弓  
 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  
 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

正氣一六三引 論行二二三

氣執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盛夏  
 暴行暑喝而死執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  
 嚮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  
 困同執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  
 皆有毒故毒螫毒蠍毒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  
 巴豆治野一作葛在魚則為鮭與鮓鮓故人食鮭肝而  
 死為鮓鮓螫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毒魚亦蜚鳥卵  
 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  
 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  
 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禁輒效諺曰衆口燥金口者

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  
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伯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  
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  
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南人  
飲鳩死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  
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為毒故蒼龍  
之獸含火星治葛巴豆皆有毒螫故治在東南巴在  
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  
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  
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蛇  
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  
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齧有  
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瀉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為  
衲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人夢  
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為口舌之象口  
言見於蝮蛇同類其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為言言為  
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  
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怕陽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  
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共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天氣  
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

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  
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龍不  
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  
虎美有勇力嬖於栾懷子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  
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此之似虎之母者  
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  
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  
龍蛇東方木合火精故美色貌麗附於肝故生勇  
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子生妖怪故常凶好  
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

論行三三

四

為毒酒雖多飲蜂液為蜜蜜雖益食勇夫強國勇  
夫難近好女說一作心好女難畜辭士快意辯士難信  
故美味腐腸好色感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  
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誥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  
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  
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  
周極交亂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  
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力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

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  
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  
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  
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  
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  
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  
信是謂死如生聞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  
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  
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  
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  
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仲空家以送  
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又聞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百家雜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  
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大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  
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  
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  
難以教誨得愚民之益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  
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瑛璫斂孔  
子聞之徑庭屢級而諫夫徑庭屢級非禮也孔子為  
救世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與增寶物也魯人用  
斂姦人間之斂心生矣姦人斂生不畏罪法不畏罪  
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屢級以救患  
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  
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  
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死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  
不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者可聞則瑛  
璫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  
說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



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化厚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禳禍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使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

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交接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其兩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

損於義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痛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恐魯用生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燕秦為燕使齊國之民高大立冢多藏財物蘇秦弗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生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奸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士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為不祥。哀公作也。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質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為不祥。何如。宰質雖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一不祥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今史與宰質議止其益宅。徒為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今史曾離以為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雖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四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天不祥必有祥者。獨不言必有言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靜。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上。且皆有由。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

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  
惡之禁人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  
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敢實說其義不祥者義  
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  
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  
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  
上一下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  
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稱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  
飲食宅人所居西三者忌人言凶宜等西益宅不祥  
西益墓與田不祥不祥者墓死人所居因忌不復曰

非人所與不設墓主宅者長幼所共忌也蓋言何  
可不之謹謹言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謹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謹知莫不  
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詳受禁行者亦不要  
其忌運相放致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丘墓  
側不敢臨葬其失在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棺六喪  
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三謂之先  
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  
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  
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上

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  
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為先祖全而  
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  
臨絕效全喜免致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  
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慙辱自刻責深故  
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  
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  
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  
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  
子孫被刑惻怛憐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  
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  
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  
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  
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  
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主  
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  
人先祖痛見刑人光相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  
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原

卷之二 三 補 刑 論 衛 二 三

王 肅

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有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為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佗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孔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為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為惡夫人之乳母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

子亦物也子亦物也子亦物也

子亦

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為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為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天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此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

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

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

莫有情是腐臭之氣

敗傷人心故鼻聞是口食腐心

損口惡霍亂嘔吐夫

衣之空可謂臭矣鮑魚之肉

可謂腐矣然而有甘

更衣之室不以爲已必有食腐

魚之肉不以爲諱意

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不

也凡可憎惡者若潛

塗附著人身今日見鼻聞一

過則已忽亡輒云何

以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斯於

不以爲凶者漆辱

目在彼人不善已之身也今婦

人乳子自在其身齋

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

出房室知其無惡也

至於大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

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

諱人不諱犬諺俗防惡各不

同也夫人與犬何以

房室宅外何以死或惡或不

惡或諱或不諱世俗

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

合宿紀爲一月猶八

月半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

相望謂之望三十日

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

實也非月晦日月光

亦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

吉乎如實凶踰月未

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

可也實說諱忌產子

乳犬者使人常自潔清不欲

使人被汚辱也夫自

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

而貞廉之節立矣

也





以類。不詳。

其說實以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已諱非一  
以說之神怪若設以死之然信世人信用與諱忌諱  
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今世謂豐者云由俗微小  
之語家多非一咸勸人為善也人重其無鬼神之言  
凶惡之禍世諱作且謂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  
作不欲積家論至春也諱厲刀并三恐刀磨并口也  
或說必為刑之文并與刀也厲刀并土并刀相見恐  
被刑也母三三三三而坐恐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為也死人馬三三三三其及而承塵留也母假其為其  
象是也母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之人其入交代已也諱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禮曰母傳金母流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謂行篇

世俗走土與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  
今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是寅月食於己子寅地  
與功則酉己之家見食夫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  
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今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  
是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  
居其殃連相放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  
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施可也人民無狀加非行罰

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下歲歲月歲月感  
其不避已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  
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為歲所食何故反令  
已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在移徙而外起功  
者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誦罰  
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而罪大惡犯辟若咎以  
三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寃今已酉之家無過  
而受咎于家宅宅空為見食此則歲寃無罪也且夫  
天歲在二十七日直終年宅為破不須興功吉事空居  
無為道被其害今歲月所食符子宅有為已酉乃凶  
全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敗非天從歲月神  
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  
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  
伊如鄒衍之言天下為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  
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  
西宅為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  
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  
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  
故郊祭不以為牲如非六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  
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一推人事鬼故

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之賈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善六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饑乎且田與宇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鈎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是與木以立掘與鑿俱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鈎作同飲食

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  
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  
里之外功有大小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  
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  
死周公作維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多於故聖人知其  
審食宜徒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  
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  
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設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  
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已酉地有厭  
勝之世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  
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  
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掬之土能勝之乎非  
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  
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  
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眉者  
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  
不銷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水火不鈞也五  
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  
狼衆食人人衆食狼適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爭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

音少不能服多以一  
出或之殃如何也

习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

論衡卷第二十三

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三  
音少不能服多以一  
出或之殃如何也  
习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

論衡卷第二十四

王充

譏日篇

卜筮篇

辨崇篇

難字篇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其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是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為吉良不合此歷轉為凶惡夫葬藏棺也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歛與葬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為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

具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  
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  
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  
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  
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  
剛日死至葬日已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  
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  
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  
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  
中以賜為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二十四

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  
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  
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  
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  
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定春秋  
義織如廢吉得凶安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  
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  
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  
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  
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牲人事鬼見生人有飲

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右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利於市不擇吉日更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外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可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子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汚



亦治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曰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曰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勿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勿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外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曰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疑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制衣避忌曰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故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者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鈞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供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夫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後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

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者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  
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  
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音但欲居身自安則神  
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  
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  
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  
終不免辜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一不法縣官之法猶  
鬼神之前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  
擇日擇日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曰云倉頡以  
丙曰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且亥子卯日亡也如  
以丙曰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曰悽  
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發蓋丙與子卯之類  
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  
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誰知假令有之  
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  
之二惡豈兵亦泉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  
三三與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  
事之可也古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十其宅北而安居  
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曰外事以剛  
曰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報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蓍蒿藁莖可以得數何以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著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

張治十七年補刊論衡二十四

六

玉書

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為氣不能為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後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

天地之氣天地神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比畧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胃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鎮龜揲著兆見數矣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為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之意以為凶六思慮者已之神也為兆數者亦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胷中為思慮在胷外為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矜如神明為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者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

弘治十七年補刊論 二十白 七

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蓋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悞矣如著龜為若版牘兆數為若畫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人然之有為以應天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告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

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若悉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鎖龜而卜虛揲著而筮戲筭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上歐地而筮無道至其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涌而猶為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困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隨一作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鎖龜

外治十七年神刊論術二十

王時

輒善從兆曰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亦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佑奇怪既多豐沛子第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野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

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為吉人瑞應也禍人遭遇之道凶惡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各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見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為人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不肖之君亦及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說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

者疑疑則謂乎未治或則謂吉不不良何以明之夫吉  
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虛之驗也周王伐紂  
遇烏魚之瑞其十昌為逢不言之兆使武王不當起  
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與十不不得凶由此言之  
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  
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  
用也故謂之凶也占之兆為吉曰越人水是行用  
舟不用舟故謂之言魚也越果克之矣子貢占鼎折  
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十言謂之逢矣逢中必有吉猶  
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古之知寡若  
孔子美論之符其類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  
十無非而得凶故謂十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  
鬼神明已不得直者書記者採擷行事若轉非飾邪  
之為明已效之驗要十筮筮世世信用夫十筮非不  
可用十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十筮之變必問  
三三婦士或特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十  
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得成王在  
二而監其胎占曰凶外犯曰吉三眉得天焚伏其罪四  
三石之噬也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外日犯占夫占夢與占  
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拍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為

之象無不然非無不容人之知也論之云言也  
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趙占者曰凶太公曰龜趙以  
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  
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非數無不然而言  
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世之篇

世俗信禍祟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  
懼笑入言之所犯也功終徒然如喪葬行作八言嫁娶  
不擇吉日不避歲日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多病生  
過疑法入罪至十死一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

言之所致也如膏肓之乃兵口也凡人在世不能不  
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自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  
擇日之福見凶則刻以為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  
而得禍觸忌而獲福不以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  
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以禍以譙不慎列福以勉畏  
時故世人無愚智罔不出以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  
敢抵犯歸之必遠矣能分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  
故人君興事二伎滿閭人又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  
加求利譙惑愚暗漁富偷



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云土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  
義已定立決以下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  
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  
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  
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  
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  
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  
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  
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  
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

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  
崇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干  
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  
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  
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  
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  
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  
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  
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  
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衆言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  
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言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  
害居無為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  
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搯  
竈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  
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僕蟲三百六十人為  
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  
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  
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  
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穴有所歸  
東西行徒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  
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同雖好  
惡與人不同也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乃其游  
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  
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木曉其故  
也天地之性人為貴豈天禍為貴者作不為賤者設  
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  
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  
謂大人與鬼神合其狀而曰我有所犯抵觸懸官羅  
罷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

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徒觸時死。若曰系屬罪非律至十不  
曰氣相汗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所  
居居棄宅耗盡凶流口集人室居又請寢禍先祖遺  
殃疾病不請醫官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  
知淺略床事不官具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  
必到吏曰與繫否候時凶也。使如私人者求言日出詣吏  
制罪堆善時入獄。繫能令言三解救令至。殺人觸  
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曰令至解救。從出未必  
有解。陰其凶者。一八下十獄。獄中萬囚。其繫事。不必  
觸忌。道也。若位食。以守。滅長邑。以千萬數。其遠徒日  
不必。陰言。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為湖。其民未必  
首死。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憤時  
日也。項羽攻秦。要之。秦安無。唯類。未必。不寒也。趙雪  
為。秦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  
病。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  
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已  
不殺牲。骨。豈不多禍。上朔。不舍。勿。治。舍。不。解。殃。塗。上  
之。恭。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  
白。此。言。之。諸。占。射。福。崇。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  
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鐃。鐘。不。更

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  
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  
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大如是令數問工伎之  
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  
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逢  
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  
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壽命已  
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  
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本論一三五補注六論篇二十四

十五

王言

俗人險心好信禁龍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  
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陵  
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  
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  
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  
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  
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  
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  
徙乎則徙者比是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  
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

心也。長吏在涂，人行觸車馬，干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噐載物，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馬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病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為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

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南，不與人相見，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亘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蚺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今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

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  
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立  
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為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  
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  
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  
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南北  
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  
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鄒衍論  
之以為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為一州在東南位名  
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

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  
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荆  
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  
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  
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  
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  
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  
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  
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  
以為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

之位在上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從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為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為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摧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被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且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為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為衝而南北相與為抵如必以衝抵為凶則

論衡卷之二十一

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為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上之伎家謂之比日大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有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為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之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之令夏熱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于子耳天下皆為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上者為主則午可為大見午可為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

震相巽胎离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為經所載道為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殺坤卦也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數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為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為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為日累日為月連月為時結私治十七年補刊六論新二十四時為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十九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為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為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為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為之而復居甲為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為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



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  
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此等心念豈敢不嚴結太歲之言對世不滅  
不謂也夫其人之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

論衡卷第二十五

王充

詰術篇

解除篇

祀義篇

祭音篇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  
 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  
 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  
 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  
 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  
 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  
 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  
 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不字可以數甲  
 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  
 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  
 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  
 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  
 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術以  
 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術人晝夜居家朝夕坐  
 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  
 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

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曰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

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曰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劉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衛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爲日之日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

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為言加時  
乎按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  
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  
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  
姓名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邪以口張歛  
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  
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  
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其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  
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大人綦則  
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類以名生為信若

嘉靖元年刊

論衡三

三

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反也以德名為義若文王  
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  
物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  
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子字子我  
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  
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為五音術  
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  
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  
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之  
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之

義何居凶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姓與相調諧自以  
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  
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  
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  
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  
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  
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貴吉  
昌向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  
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

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  
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  
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向則戶何以  
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向有  
南北長吏舍傳聞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  
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必有角姓門南向也失  
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  
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  
家不宜南向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向坐  
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

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向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為決南向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潘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為北向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義南向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

嘉靖九年刊

論衡二十五

五

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為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為禍如無所知不能為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煙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

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為一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鷄鳥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鷄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鷄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秦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盜賊却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為命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復也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鬪戰鬪一再錯指受服知不如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猶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

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  
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  
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  
不敬闕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  
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  
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  
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  
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  
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  
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

正德十六年刊

論衡卷之七

七

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  
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  
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脩祀以  
求福助意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  
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  
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  
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媪可求解除之福以取  
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天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  
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  
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



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十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神。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士。上猶蚤虱。着人身也。蝮蠅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蝮蠅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蝮蠅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况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遠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

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

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木人乎晉中行  
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  
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祀簡對曰昔者  
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  
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  
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謗詛君  
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  
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  
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德行  
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崇  
謂崇未得得崇修祀禍繫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  
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  
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有禍是以  
病作卜崇崇得修祀祀畢意解病已執意以爲  
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  
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享之非  
也賓者祭祀之義主人自盡恩勤而已鬼神未必歆享  
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

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  
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異天有列  
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剝宿著天之形形體具  
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祭宜盡如無  
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  
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  
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歆斗羹乃能飽  
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  
一  
璽粟牛粢飴太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  
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  
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  
賜滿即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  
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  
節與血脈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  
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  
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  
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雷  
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  
必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

是群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噓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  
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  
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吹噓精液  
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  
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  
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  
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生事  
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重  
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享  
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禍福之起

通鑑卷之九十四

十一

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  
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  
無用為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實  
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  
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  
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  
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  
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  
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檝而與之言曰何而染  
盛之不膏也何而蒟穢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

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葆。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楫而楫之。斃於壇。此非不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祆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也。先知先知。則宜自見。染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楫擊之而已。無為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楫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自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楫楫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為怒者。身存不為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體。天神何喜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措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歛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之矣。夫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

嘉靖元年補刊 論衡二十五

十二

復故一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為之也為之不而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且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問曰祭則鬼神之何謂也曰言其當且也祭者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沉鬼神鬼神有知必之也祭故曰鬼神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也夫言東鄰不若西

鄰言東鄰牲六福少西鄰祭心福多也今言鬼不享

何以知其福之多少也曰此亦謂備其禮與不謹習

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之祭竭盡其敬夫禮不

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別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

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

歆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

神不當用須人而食須人而食自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

祭祀祭祀為禍福謂鬼神與何如狀哉自有儲侍

邪將以人食為饑飽也如自有儲侍儲侍必與人異

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侍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

壹不品則神志其饑言飽則神志其飽言不  
病人見鬼及卧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加故其祭如  
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  
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與鬼饗之其  
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實  
一尺之衣其肯言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為  
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  
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  
所見鬼非所衣之神非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  
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 祭意篇

樹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燔人  
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臣禮曰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畧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  
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畧而郊實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畧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  
祭天也廕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及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  
月也幽祭祭星也靈烝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恠物皆曰神有天  
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不亡其地則不祭此皆  
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又事天母事地推人事  
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  
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  
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  
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  
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  
人所飲食中雷人所託處五者功鉤故俱祀之周棄  
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大木及

正德十六年刊論衡卷之十五

十五

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  
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  
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  
為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水死  
而為社禮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  
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  
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子



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九或立竈社稷  
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  
愛故飲食愛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與脩社稷祀  
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  
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  
之禮為民祈穀雨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  
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  
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  
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  
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  
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亦不識說縣官名曰用  
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表  
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  
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反以  
秋祭此求春也月令祭戶以去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  
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世有肯然之乎不然則明  
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  
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

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為明星也實曰  
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  
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  
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  
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  
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以脩  
先以崇恩力勉思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日在故聖  
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帝嘗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

論衡卷五

十七

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  
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  
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  
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  
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  
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脩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  
神緣生事死似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  
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弊惟不棄為  
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益於其  
逝對發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馬延陵季子過除

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其劍帶於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子帶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脩與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殷勤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諫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蔬食菜羹，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地祀地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况不著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精，不能爲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則不月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食一有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

喜怒其一有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脩豈能為福禍於人哉

二十五卷

十九

五書六本列論行

斷於人時

二十五卷

十九

喜怒其一有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脩豈能為福禍於人哉





